

一篇受 Hadoop 启发开篇的小说，由你决定是否继续往下写

第一节

Eric从睡梦中醒来，感觉胸闷心跳得厉害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压在心头。回头看向枕边，居然空无一人，瞬间惊出了一身汗。再一想，妻子四天前已经带着孩子回老家了，昨晚还通过电话。

不详毫无减弱的趋势，Eric也顾不得还不到早上6点，直接拨通了妻子手机。听着妻子用睡眠被惊扰的不快说着所有家人都平安，Eric才算强压了压心头的慌乱。

肯定睡不着了，索性直接起床，向公司走去。边走，Eric边用手机check email。

收件箱居然没有一封新邮件，上周五特意嘱咐几位下属务必在周日午夜前把self-review文档发出来，他们居然一个都没发！

Eric心生不快，怒气压抑了不安，倒觉得心慌好点了。走进公司，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坐下，开始写代码。

已经上午11点多了，旁边的几个位子仍然空着。Eric的耐心已经耗尽了，抄起手机，准备在团队微信群里一一点名问他们去哪儿了。可是翻来翻去，怎么也找不到团队群，明明已经置顶了的。

“请问，您是鲁克先生吗？”

Eric一抬头，眼前站着个年轻人，白白净净的圆脸，戴副黑框眼镜，又来实习生了？

“我是。”Eric点点头。

区分局的问询室里，Eric背对门坐在一张凳子上，桌对面坐着圆脸和一个戴茶色眼镜一口烟熏黄牙的中年人。

“上周五下午，3点到5点之间，你在哪儿？”黄牙问。

清晨的不安感终于被证实了，Eric反倒有些如释重负，深呼一口气，尽量平静的回答：“我和我的team member在南湖公园team building。”

“说中文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和我的几个下属在南湖公园团建。我们早上10点从公司办公室出发，大概11点10分到了南湖公园，然后在里面看看风景，吃午饭，下午又划了船。晚上5点半多一点离开南湖公园，6点在荟萃餐厅吃了晚饭，8点一刻左右各自回家的。”Eric说。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好在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充沛而完备。

圆脸刷刷的做着记录。

“你有几个下属，都叫什么名字？”黄牙继续问。

“一共四个，Alice，Bob，Chris和Daisy。对不起，他们的中文名字和联系方式都在我手机上，我马上找出来给你。”

Eric赶紧拿出手机来翻找，可是奇怪，这几个人的联系方式和微信群一样不见了。

“对不起，我的手机出了点问题，等我回公司查一下给你吧。”Eric不由自主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。

“先把他们名字写下来吧。”黄牙说话间，圆脸已经把手中的笔和记录本推给了Eric。

看着Eric写完，黄牙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我们之前询问过你们公司的人事部门，人事经理很肯定的说你是一个基层技术人员，没有下属。”

Eric一愣，一时不知如何作答，扭过头，见圆脸正饶有兴味地看着自己。

“啊——这个，可能，我的工作暂时有点调整吧。”Eric喃喃道。

“也就是说，上周五他还在中国，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去团建？”

“他是老板嘛，老板，当然不参加这种活动。”

“刚才你说你是和几个下属一起去的，那么你也是老板，怎么还参加这种活动？”

“我？我是一线经理，二线上老板当然不用参加。”

“你们人事经理说你不是管理岗人员。”

“现在不是，我上周还是呢，我周四还和我老板one one，就是单独谈话，他还让我管好几个下属呢。”Eric的汗不停的往外涌。

“那怎么忽然就给你撤职了，都不通知你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可能有什么事儿吧。”Eric用袖子猛擦额头，心中的惶恐和忐忑忽然之间变成了愤怒。他不停的吸气、喷气，像只不断加速的鼓风机。

黄牙依然面无表情，用毫无改变的语调继续问：“你进这家公司多久了？”

“四年零三个月。”

“什么时候做上管理岗的？”

“去年3月！”

圆脸停下手，看向黄牙。

黄牙盯着Eric，幽然道：“我们和你的人事经理详细确认过，你从进入目前公司后就一直是技术岗，从来也没有转过管理职位。”

第二节

“昨天的meeting上我们已经解释过了，这不是bug，by design就是这样的。”项目主管边

据，也不具备创建或者演进规则的功能，所以就算所有p4-p7的实体同时全把数据丢了，也不影响系统正常运行。”

“可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有少量p4实体会升级到p3或者更高的优先级。我们早就设定在预测到实体的升级可能后，马上生成实体数据备份，备份过程保证在升级之前完成。另外，p1到p3的实体就算降级到p4或更低，也会在它们的整个生命周期里保留2个备份。所以，实体instance升降级是不会影响系统稳定性的。”项目主管已经很不耐烦了。

“那些只有一份内存数据的实体一旦故障怎么办？整个系统的关系、知识，所有信息都是图状结构，如果有些节点出现了数据丢失，就成了只有功能没有数据的空白节点，这样的节点很可能出现系统无法预测的异常action，可能进而影响更高优先级节点的状态，这样发展下去就是雪球效应，最后就是系统崩溃！”测试经理原本不善言辞，这段话是他已经反复考虑过多次的，才能在此时当仁不让。

“你昨天掉线了，肯定没听见后来我们team介绍最新申请的专利——基于关系网络的实体数据修复算法。专利文档我马上发一份给你，你一看就知道了。按我们的算法，系统里任何一个节点的数据丢失都能全部恢复，而且不需要占用额外空间。”开发主管边说边掏出手机操作，“已经发了，你赶紧看。我再多等一晚上，明天早上可千万得sign off了，上面director等着release呢。”

“我——”

“你想想啊，我们现在只是Beta系统，每天C1 entity就能产生上百PB的数据。现在数据存储成本，咱们往便宜算，得0.1刀每GB年吧。如果所有一类实体的生成数据都多维护一个备份，每天的新增存储成本就上千万刀。砍掉60%，一天就节约几百万美金啊！”开发主管连珠炮似的抛出一串数字，根本不容测试经理开口。

“你——”测试经理急得要站起来。

开发主管按住他的肩膀把他固定在座位上，咧着大嘴的脸贴过来，用一种明显假装的亲热继续说：“现在经济形势不好，咱们做研发的又打不了单，只能想办法给公司省钱啊。再不降低运营费用，等到公司裁员的时候，你说是先裁Dev呢，还是先裁QA？”

结果相当惨痛，双眼肿得睁不开，鼻子里塞着棉条止血，嘴里咬着纱布——他已经掉了四颗牙，还有两三颗在活动。身上所有地方都在疼，身体只要稍微一动就疼得吸凉气。

虽然处于这样的状态，Eric却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：这不是梦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实的，虽然这种真实他还没有理清头绪如何去理解。

——— 分割线 ———

Alice，Bob，Chris和Daisy，四个人，他们四个人居然一起指证他从未做过他们的领导，更关键得是，他们全部一口咬定上周五没见过他！

“他们胡说！”——Eric在脑中回放他从黄牙口中听说这一消息时的暴怒。

暴怒，却仍然清醒。

“你问Will，杨天宇，他肯定能证明他们说谎！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！！”Eric已经顾不得打扰他老板的睡眠了。

黄牙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，甩到他面前。

照片上是Will，他的老板，躺在一片泥泞当中，身体僵硬，面色青白。

“今天早上5点半，环卫工在北苑的后湖发现了一具浮尸，你想必认得出是谁吧。经法医鉴定，脑后遭受钝器打击，颅骨骨折，落水前已经死亡。死亡时间在周五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。”黄牙的毫无波动的声音响起，透着莫名的恐怖。

——— 分割线 ———

他的上司被谋杀，下属集体撒谎，公司人事记录被修改——他被设计了——这一点，在看到Will尸体照片的一刻已然明了。

问题是，谁杀了Will？谁在设计他？谁修改了系统？ABCD四个人为什么这样说谎？！

最后一个问题尤其让他怒从心头起，又悲从中来。他有对不起过他们吗？Eric完全想不出。他是个多好的老板啊，和他们说话都陪着笑脸。他们却集体做伪证要置他于杀人犯的境地！

第四节

在混乱的殴打和被殴中，Eric被从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身体下面拖出来，放到一张担架类的东西上，抬到了这里。

“%.....&~！@#¥%¥&” Eric抓住那只伸向他的手，竭尽全力睁开肿胀得稍好一点的右眼，但却只能看到一个白色的模糊影子。

他想说：“我没罪我是被冤枉的”。但是嘴里塞满了止血的纱布，只是发出了一串呜呜的声音。

“我知道，你是冤枉的。”一个深沉厚重，颇有磁性的男性声音响起。平和语调里似乎有一点亲切，Eric的心瞬间放松了一点点。

一只温暖的大手托住Eric的脖子，缓缓扶他起来：“嘴里的血已经止住了，来把纱布吐出来——先漱漱口——别急——来，喝点水。”

Eric按照指挥喝了水，顾不得浑身剧痛，拉住那只大手倾诉：“他们做伪证，四个人，不是，很多人，都做伪证，我没杀人！他们改了系统，他们.....”

“别急，”大手拍拍他，“指证是要有证据的，他们做伪证说看到你杀人了吗？”

忽然间的醍醐灌顶，Eric咧着嘴跌回到病床上，笑着沉入梦乡。

原本Eric认定扶他喝水的人是刑警队的队医，可是第二天看到的队医却是一个公鸭嗓的小老头，黑瘦的手冰凉。

队医漫不经心的看看他的伤，给开了点消炎药，就什么都不管了。Eric向打点滴的护士大妈打听前一晚值班的医生，大妈瞪他一眼，转身走了。

看来只能先出去再搜集恩公的消息了。当务之急，是洗清自己。

现在，所有的不利都只是没有不在犯罪现场证明而已，Will的死，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指向自己，而且，也没有杀人动机。

四个人好像没听见，继续自顾自低头吃饭。

张扬有点尴尬，想走开，到底没忍住，终于低下头问：“Will的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啊？是不是那谁干的？”

“那谁呀？”Alice放下筷子，直视着张扬。

“嘿嘿，就那，那谁……他不是都拘留好几天了嘛。”张扬被盯得胆怯，念念叨叨地走了。

Alice看着他走远了，轻叹一声，继续吃饭。

“叹什么气呀，还冤枉他啦？”Bob不满地嘀咕了一句。

“你是说——没冤枉他？”Daisy看看四下无人，小声问。

“C爷怎么看？”Bob忽然转向Chris。

“我们也被怀疑了吧。”Chris抛出一句答非所问的话。

“我们？我们为什么要被怀疑？”Daisy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了。

“我被询问了4次了，你们呢？”Alice忽然问。

“我也是。”Bob点头。

“问了我5次。”Daisy已经快哭了。

“如果是嫌疑的话，我们应该在拘留所里，不是在这儿吧。”Chris慢悠悠的说。

“C爷你什么意思？”Bob有点不明所以。

“他们在找东西。”Chris说。

“动机。”没等B和D继续发问，Alice就已经说出了答案。

“几位，干嘛呢！”一个洪亮的男声响起，销售部的老方丰过来

“我说的都是实话。”Eric尽力压住自己的怒火，语气还算平静，暗地里已经攥紧了拳头。

“你说你在案发日下午和几个同事一起在南湖公园游玩，之后还一起吃了饭。但是通过调用公园和饭店的监控录像，都没有看到你的身影。你那四个同事可是都出现在镜头里的。前天警方询问的时候，你表示非常确定在进入饭店大堂时你站在两位男同事之间，曾经面对摄像头停留过几秒钟。我和警方都调看了那段录像，你的两位男同事在进入大堂后的确面对收银台摄像头停留了5.7秒，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你，而且他们两个人是比肩而立，中间完全没有空隙。”苏律师说。

“你知道照片可以ps吧，视频也一样。”律师的无知加重了Eric的怒火。

“监控录像警方已经拿去司法鉴定了。不过根据我多年的经验，确实不像是伪造的。”

“他们都是专业的，伪造证据能让你看出来吗？！”

“他们是谁？”

“还有谁？诬陷我不在场的人啊！你不是律师吗？最简单的推理都不会？！”

“从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，你的同事和你无怨无仇，没有经济纠纷，完全没有陷害你的动机。”

Eric到底还是忍不住了：“我老婆抵押了房子花钱请你，你能不能有点用！”

“同样，现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指向你，无论是现场证据还是杀人动机，都还是空白。如果你能够保持冷静，我们把所有细节捋清楚，无罪释放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”面对暴怒的当事人，经验老道的苏律师依然说得不徐不急。

Eric长吸一口气，强制自己平静下来。说道：“我已经被拘留超过两个48小时了，你能不能先让我回家？”

“现在你回家最大的障碍是你自己，如果你不是坚持隐瞒案发日行踪，其实你早可以回家了。有什么事比杀人嫌疑更严重的？你太太特意让我带话给你：就算你当天是找小三去了，她也不跟你计较，先回家吧.....”苏律师说得似乎真动了感情。

.....

“嗯嗯”Daisy使劲点头。

“具体是什么样的行为你有线索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不，有……不是，他的电脑……你们解密了应该能看到吧。”

“鲁克和死者的电脑我们都会详细查看的，你还有其他的线索吗？”小田问。

Daisy摇着头走出了会议室。

小田看看自己的笔记本，果然和那三个说得一模一样！这四个人一定串供了。自己看这个Daisy是最薄弱的突破口，就多问了她两次，谁知道居然吓得一进公安局就哭，为了问出这点和其他几个人一样的话，多花了好几倍的时间。

“问完啦？”副支队长马志强走进来。

“马队，他们明显是串供啊，这几个人一定有问题。”小田说。

“人家有完备的不在场证据，没有杀人动机，都是历史清白的IT精英，你还想把他们都拘了？”马队说。

“鲁克如果撒谎，不是撒得太蹊跷了吗？”小田挠挠头。

“走吧，去看看，技术刘已经把鲁克的电脑解密了。”马队的眼睛在茶色眼镜后闪闪发亮。

GitChat

本篇原名《数据修复》。目前描写进行到此处，是否继续下去呢？由大家来决定。